

# 從「京劇在愛城」談起

誰都不會相信——香蕉能在北極生長，而且長的又肥又壯，色香均濃！京劇在愛城的成長過程就是如此的不可思議！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和十一日，北京京劇院梅蘭芳京劇團，像一陣猛烈的藝術漩風，在愛城颳起了強烈的聲勢，帶起了熱烈的氛圍；兩個晚上的演出，令座位三千的銀禧音樂廳都幾近滿座，使愛城的中西人士，大飽眼福和耳福，對京劇產生莫大的興趣，也增加了更多的認識和喜愛。來自北京的朋友說，這個「北京京劇院」，是全國京劇藝術的最高峰嶺，是首屈一指的京劇團體，他們的演出，就算在北京長住的國人，都很難弄到門票呢！卻讓我們這些身居海外的華僑，得睹了他們的風采，欣賞到他們最高水平的演出！要知道，這個「梅蘭芳京劇團」及其團長梅葆玖先生，甚至樂師們，都屬國寶級的專業人才，他們一行約五十人，從萬里外飛來，加上器材戲服的運送，從老遠的北京來到……正所謂局中人知甘苦，這其中的辛勞費心，是需要多大的擔待和魄力才能成事啊！這件「大事」的能夠成功完成，實在得感謝愛城的京劇研習社各位同寅的努力，和他們的社長嚴慶蘋女士、副社長應志洪先生和張兵先生的不懈勤勉，不辭艱辛的耕耘所得的美果。

愛城的華人，本以廣東台山人為主流。近十多年來，華人的圈子中，多添了許多來自香港、台灣和大陸的同胞、華人的「文化版圖」也相應擴大。一向熱鬧的廣東粵劇，忽然多添一個來自北京的姊妹——京劇。「愛城京劇研習社」在二零零二年初，由王羽侯先生及一群京劇愛好者齊創，大家雖非京劇高手，卻也不乏在京劇藝術上早有根底的社員，嚴慶蘋女士就是一個頗有修養的旦角。研習社在初創之時，每月定期聚習，彼此摸索指導，憑的就是對京劇的一股熱情和熱愛。不出一年的勤習，就舉辦了「戲曲之夜」和「京劇之夜」的公開演出。同時也因為得到了來自中國、多倫多和溫哥華的專業人士的協助、聯袂演出，京劇藝術的深度和魅力、才能在這小小的愛城開花結果。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無論是建築、音樂、詩歌、書法、小說、彫刻、戲曲、繪畫等等藝術內容，都有博大精深的成就和內涵，是接近五千年的承傳，是祖先們努力不懈的精神瑰寶。文化低落或文化相異的西方國家，踏進或「打進」中國的大門以後，在北京或其他任何一個古都，那些西方人士總是目瞪口呆的說：「天啊！在中國就算……只是隨便撿起來的一片破瓦殘石，都富有極豐厚的文化氣息呢！」他們雖然不懂得中國文化藝術中那特殊的美，卻被這種美所吸引，而且真誠而謙虛地願意去學習，去了解、去欣賞……。就拿這次「楓梅京韻」的演出而言：兩晚四場的節目，有動有靜、每一個轉身、每一次拂袖、每一個眼神、手勢、腔調……都是千百年下來的精研鏈練的成果呢！觀眾十分鐘的欣賞，演者幾十年的苦練！說出這兩句話，半點不誇張。談到京刻的淵源，可以追索到春秋時代那有名的「優孟衣冠」事件；春秋時代，楚莊王的賢相孫叔敖死後，他的兒子卻貧困艱苦，靠砍柴糊口。當時有一位名優人——演戲者——叫優孟的，就穿了孫叔敖的衣服，並作了歌，去唱給莊王聽，莊王深受感動，乃策封了孫叔敖的兒子。有故事，有衣冠，有歌曲，有唱腔……這就成了京劇的雛形。這件事，記於司馬遷的史記滑稽列傳上。清初以後，京劇發達於北京，故又稱「京戲」或「京劇」。北京易名北平後，又稱為「平劇」。因其唱白多以國語發音，且能繼承我國戲劇和歷史的傳統，所以今天我們又稱它為「國劇」。

京戲以「西皮」，「二黃」兩調為主，故簡稱

「皮黃」。西皮調是四川伶人把「甘肅腔」傳到京師的，所以又叫「西秦腔」，以胡琴為主。「二黃」則是從湖北的黃岡、黃陂兩縣的歌調，轉折傳到京師。京戲的腔調，除了以西皮二黃為主外，還吸收了崑腔，梆子腔以及山歌小調之類的內容，可謂集衆腔的大成。

清代京劇之所以發達，在於帝王的提倡和人才的輩出。清代的皇帝大都愛好京劇，康熙帝在宮中排演「桃花扇」、「長生殿」等名劇之外，且常到廣和樓觀劇，與民同樂。乾隆皇帝且大力提倡，實乃京劇昌盛的一大功臣。乾隆五十五年，徵得「四大徽班」入都後，京中戲劇之風便前所未有的昌盛。以後的道光，咸豐等皇帝，仍然好此不疲。慈禧太后更是一位京劇的「發燒友」，她設立「京戲學院」，專門訓練京劇的人才，對京劇的貢獻，不在乾隆皇帝之下。光緒、宣統年間，可以說是京戲的極盛期。

這次的「京劇在愛城」很值得一提是那大型京劇交響樂的伴奏，這個「中西樂器」的聯合伴奏，筆者也是平生首遇，音樂的效果，果然「不同凡響」，皆因西方管絃樂的著重和音及濃厚的音色，配上京劇傳統的京胡板拍，的確產生了十分獨特而悅耳的激情。妙在西樂部份，始終處在「伴奏的伴奏」的地位，毫不影響到「中樂為主」的重要性，令筆者瞠目

## 《中國京劇藝術之魅力》畫展後記

·齊清乃·

我這次專以京劇為主題的畫展，在愛德蒙頓孔子學院展出，已於九月十一日圓滿結束。

著名作家牛震先生，在九月九日的愛華報、光華報上，對畫展的開幕典禮已作了詳實的報導。現在我主要談些個人的感受，以饗讀者。

我在九月二日的開幕典禮致敬詞中表示：由於我是出生在中國的山東省，山東是孔子的桑梓之邦，如今我又在孔子學院舉辦畫展，所以感到格外的親切，特別的榮幸！特此，向孔子學院，斯圖·瓦喬維奇院長，李偉副院長所給予我的寶貴支持與幫助，表示深深的謝意！

也向愛城京劇研習社，嚴慶蘋社長所給予我的推介表示感謝！同時對五十多位光臨參加開幕典禮的各界知名人士、良師益友們，一一表示衷心地感激之情！

特別有位叫趙燕萍的女仕，為看畫展，在百忙中，先驅車（幾次下車）探路；次日準時到場參加開幕式；第三次帶領全家人前往，詳看了畫作。然後又帶領年邁母親、病後初癒的丈夫去劇院觀賞了京劇演出，並讚口不絕。她對京劇藝術的摯愛真誠令人感動！

畫展開幕典禮時，承蒙：明智商業事務公司、亞洲食品公司、萬豪海鮮酒家、陳中先生、焦根基先生、鄭潔蓮女仕、莫文兒小姐、加拿大國際藝術家協會主席、鄭新雨先生都贈花籃致賀。姜德齡先生、鄧耀翀外孫也都捧獻花束賀喜，展廳氣氛十分熱烈！愛華報主編盧幹之先生、小英楓演藝團團長鄧慧美小姐也都在愛華報上刊登賀詞、佳聯，予以嘉勉。

孔子學院院長斯圖·瓦喬維奇先生，向我介紹了前來參加開幕典禮的本市教育局大綱部部長斯都爾特，瓦喬維奇（是位抽象派畫家）他看了畫作後對我說：「你的作品，強烈地展示出了東方繪畫藝術的特色，有很強的繪畫功力，令我感動」。熱情地建議我再到其他與外界接觸更廣泛的場所展出……

驚喜！

梅蘭芳大師在京劇藝術上的成就，是全球皆知的「大成」，得子梅葆玖先生的承繼，不但把「梅派」的京劇藝術發揚光大，帶到世界上每一個大國的大城市，獲獎無數，對中國文化的傳播，可說是功豐萬勞。更難得的是，梅葆玖大師更在培育後進方面，做到了不遺餘力，巨細親聆的地步。他收納入室弟子的條件十分嚴謹，不光是天生唱功了得就行，還要他（她）們真心的熱愛中國的文化，具有謙恭好學，勤奮而不怕艱辛的意智才行！愛城京劇研習社當今的社長嚴慶蘋女士，在三年前就為梅葆玖大師所賞識，收為入室弟子，自那時起，嚴女士始知京劇的藝術境界，不是小川，大江，而是汪洋和宇宙……具遼闊高深的內涵，遠遠超過她一向的想像！難怪嚴女士此次演出的——李艷妃及楊玉環——唱腔、功架，與三年前的她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令人嘆為觀止了。在次晚的演出中，梅葆玖大師以七十六歲的高齡親自獨演楊玉環的「長生殿前」。看他老人家粉墨登場，麗妝搖步，輕扇揮袖，活脫脫的一個聲甜美顏的楊玉環，被他演的「復活」了！那標準的「梅派唱腔」，有誰更能比他唱得更加柔美繞樑呢？梅蘭芳大師在天之靈，也一定是在垂注和聆聽他親愛的兒子這圓熟精采的演出而道出：「吾兒葆玖，汝真沒有辜負為父的一番苦心也！」（完）



在開幕前，本市多元文化OMNI電視臺董守良主管，對我進行了採訪，於九月三日晚的國語新聞中播出。次日上午，董先生又對我作了詳細的電話諮詢交流。

九月八日下午，孔子學院兩位院長與愛城京劇研習社兩位社長，共同陪同遠從北京來的北京京劇院院長王玉珍，京劇藝術大師梅葆玖及梅蘭芳京劇團演員們，興緻勃勃地參觀了為歡迎他們而舉辦的畫展，對詮釋京劇藝術的畫作讚許有加，對舉辦人所傾注的心血表示讚揚，並一一簽名留念。

另外，還有件隱衷於心的事，如今我也一吐方快。在八月底，我特登門向碩學尊師盧幹之，敬求墨寶，請他書寫《藝術推廣文化，戲劇演繹人生》。這副嘉聯妙對原是亡友王羽侯先生的遺作（在當時，我又不好向盧老師說明原由，望見諒！）

畫展開幕時，我將精裱的這幅雋雅的墨寶，恭置於展廳前列，以示對這位愛城京劇研習社的先行者——王羽侯先生逝世一週年的懷念！

開幕後的第一天，王沈素珊女仕（王羽侯先生夫人）參觀了畫展後，並贈送了套精裝本《王羽侯文集》給我以致意！

此次畫展，我欣受各界知名人士在百忙中光臨開幕式，和禮贈鮮花、文章、墨寶、佳聯先後共十八餘宗，雖給我以光彩，但也予我以鞭策。此濃情厚誼，我永誌於懷！

廣東人有句老話：「得人因果千年記，得人花戴萬年香」。我決心以此為精神動力，更自勉、自勵；活到老、學到老、畫到老。繼續不懈的用畫筆來訴說中國京劇藝術的博大精深；為加拿大這座絢麗的多元文化大花園，添彩加色，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以報諸位之厚望！

順向這次京劇藝術大師梅葆玖所率領的梅蘭芳京劇團及本市著名的梅派傳人嚴慶蘋女仕參演，在愛城、卡城的公演，取得的空前成功，表示慶賀！